

勸君莫淺笑
吾輩飲深酒

將進潭年譜
水雲樓詩詞輯稿

丁巳仲夏自署

蔣底潭筆譜改墨
水雲樓詩詞輯校

江漢齋題



蒋鹿潭年谱考略

水云楼诗词辑校

冯其庸 著·辑校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2.125印张 4 插页 175千字
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,000

书号 10206·121 定价 2.45 元



蒋鹿潭小像（周梦庄先生藏）

雀舫迎花驛。尊倚樹，啼鶯無計。
留人住滿江春水是恩波，難心爭。
逐輕帆去。古驛分揚情，沙細語。
燈窗重訂巴山雨，新詞書偏去。
思碑篆雲冉，東臯路踏莎行。
石聲大兄大人屬題即請。

蒋鹿潭手迹一（踏莎行）

蒋鹿潭手迹二（虞美人）

月既剛盈，今宵好，心事而閒。
了幾家，愁時送殘秋，已是
斜陽滿樹。四山起，蘆光
風起，眼底醒，舊夢烟波淡。
畫舸吟，酒不醉，年只怕垂
楊柳盡，畫報歸船。

旅泊乞食，先生李叔同，歲暮
傳佳人，詞即作。

五

江漢集

吳自誦先生題詞

右水雲樓集外詞二闋
蓋應酬之作，應潭定
棄時所刊落者，吉潭
亦不工應潭本非善家
無佳人作贊鼎也。今見
其庸賢弟作應潭年
譜成，因以贈之。白
自誦



水云楼图

水云樓詞

水云樓詞書影一

水云樓詞書影二

水云樓詞卷一

甘州

江陰蔣春霖達潭

余少識劉梅史於武昌不見且二十年辛亥今
爲淮南鹽官梅史自吳來訪秋窗話舊清淚盈
睫其懼泊更不余若也

怪雨風偏暮斷腸人相逢又天涯似晴空墮葉偶隨
風吹第平沙塵世幾番蕉鹿春移冷窗影一夜已由
雙鬢都愁矣笑拍江邊黃鶴問樓頭明月今爲誰

水雲樓詞

卷一

曼陀羅琴譜

蒋鹿潭年谱考略目录

一、自序	一
二、凡例	二
三、年谱	三
四、《水云楼词》的版本	四
五、交游考	五
六、附录	六
一、传记	七
二、札记	八
三、蒋鹿潭评传	九

七、后记····· 二三

水云楼诗词辑校目录

二、康·····
一四三

三、原叙：徐鼒、何咏、李肇增、褚荣槐
一四七

三、水云楼词目录
一五六

四、水云楼词二卷词一百零六首
一五七

五、水云楼词续
一五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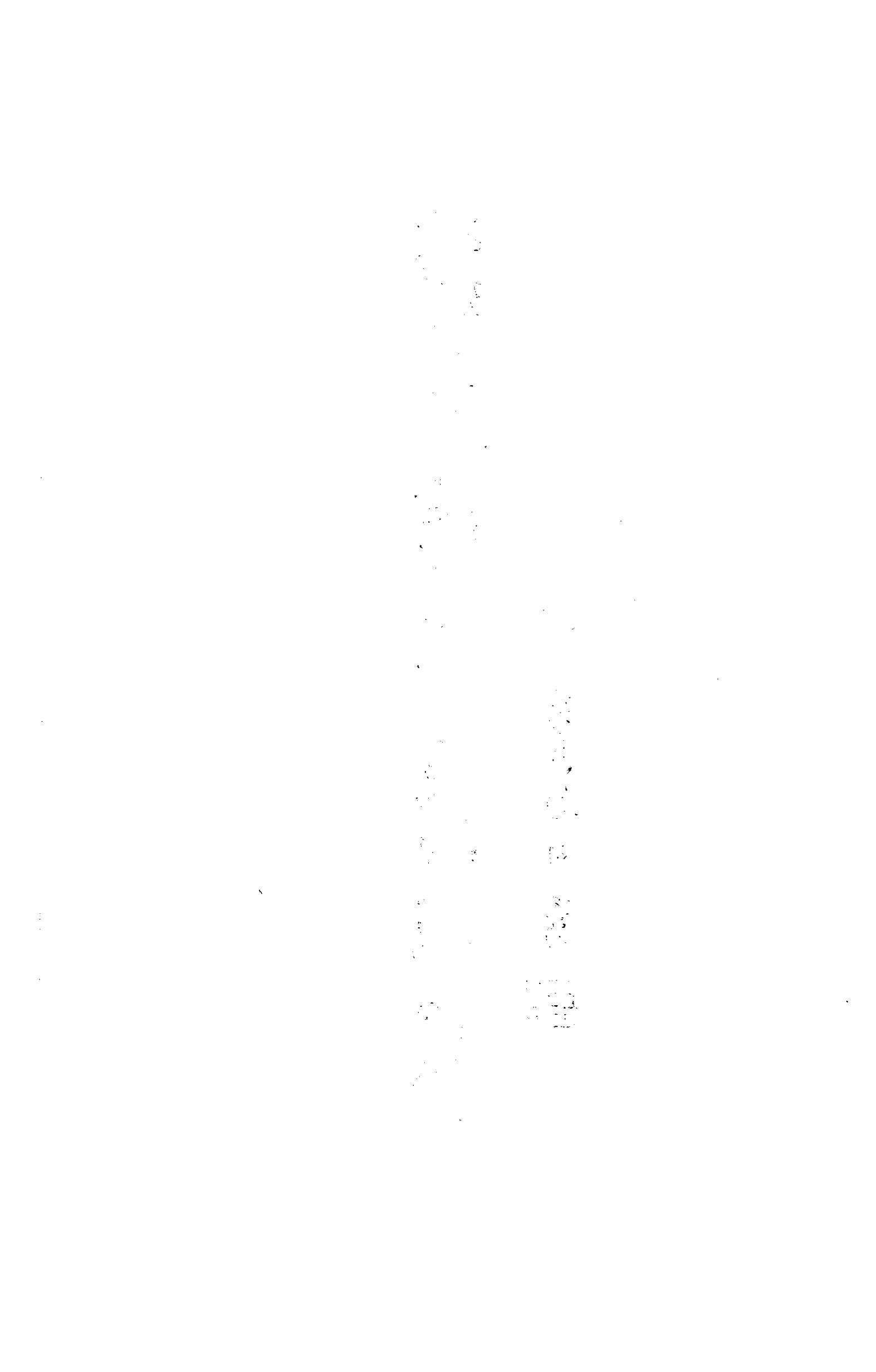
一、宗源翰叙
一三一

二、水云楼词续词四十九首
一三三

三、周念永跋	二三一
六、水云楼词补遗词九首	二三七
七、水云楼词辑佚词五首	二四五
八、水云楼剩稿	二四五
一、金武祥叙	二五一
二、水云楼剩稿诗一百零二首	二五三
九、酬唱录	二七五
十、词话	二八五
十一、后记	二八〇

王時惠潭年譜錄

江東翁自署



蒋鹿潭年谱考略

自序

三十五年前，我在上海读书，除上课以外，剩下的时间，绝大部分是在顾起潜先生主持的合众图书馆看书，有时我整天在图书馆，有时是半天在图书馆，当时我就是在撰写《蒋鹿潭年谱初稿》。使我十分感谢的是我时时能得到顾老的指点和关照，我读的书，图书馆单给我存置一个书架，每天到后就可以取书阅读，不浪费一点时间。除了在合众图书馆以外，余下的时间，就是在福州路的旧书店里。为了搜集有关蒋鹿潭及其《水云楼词》的资料，我把那里的几家旧书店的集部的书架，挨次翻检了一遍，有时晚上看书太晚了，就住在温知书店的楼上，书店的经理是王兆文，我们因此而成了好朋友，三十多年来，还不断相互存问。在

福州路旧书店的这一番搜寻，没有白费力气，终于被我搜集到《水云楼词》的各种版本，其中有一部是钤有「水云楼」三字的阴文图章的，这有可能是鹿潭的收藏本，也或许是他用以赠人的，总之，这个图章是一个重要的标志，钤有这个图章的这部词集，当然就显得格外珍贵了。

我在旧书店里，还同时收到道、咸时期其他一些词人的集子和年谱、日记等书籍，其中有一些是不经见的，如江都丁保庵的《十三楼吹笛谱》（又名《萍绿词》），嘉禾周存伯的《范湖草堂遗稿》等等。在上海我还打听到蒋鹿潭的亲戚的后人，这位先生姓周，在上海一家工业学校里教书，可惜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，我们曾经通过信，后来又去访问了他，他当时从外貌上看已有五十多岁了，他说他对蒋鹿潭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，但他却确知是他家的亲戚，而且知道鹿潭的晚境很悲惨。他告诉我《水云楼词》的木版还珍藏在他一个亲戚家里，他当时建议我把它买下来，这当然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及的。

我前后大约花费了二年多的时间，撰成了《蒋鹿潭年谱初稿》，由吴白匋老师给我审定，吴先生对这部稿子给予了特别的鼓励，还给我题了签。很可惜，

「文化大革命」中，我的《蒋鹿潭年谱初稿》定稿清抄本，竟然丢失了。我所收集的道咸、同时期的淮海词人的词集以及有关的其他书籍，也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二。然而，幸运的是全部《水云楼词》的各种版本，都完好无损，还有一部分词集也未损失。特别是我的《蒋鹿潭年谱初稿》的最初稿本，居然也完整地保存了下来，比起后来的定稿本，这个稿本东西要少一些，但最主要的材料，在这个稿本里基本上都保留了下来。这是劫后的余烬，三十五年前的辛苦搜求，总算还保留着它的主要的成果，这也足以告慰了。

我为什么会研究蒋鹿潭？这完全是出于偶然。还是我在初中读书的时候，大概是一九四二年，我的表弟薛玉麟在旧书摊上买到了一册《水云楼词》，是极好的曼陀罗华阁刻本。我们连断句都不大会断，但却爱不释手地读了起来，读得越多，似乎也就逐渐对鹿潭的词境有了些理解。从此它竟成了我幼年读词的入门书，竟然使我先学填词，后学做诗。当时的这部《水云楼词》集，不幸已丢失了。一九四六年，我在无锡国专读书的时候，同学武进梅鹤征兄慨然以他的曼陀罗华阁原刻本赠我，我至今还很好地保存着。

蒋鹿潭的词，在有清一代，特别是在咸丰时期，实是一位大家。但可惜有关他的资料太少，研究也不多，我虽然尽力做了一点搜集和研究工作，但毕竟太简陋，加之原稿清抄本的失落，使我已得的资料又损失了一部分，现在我就年谱的旧稿，重加整理压缩，以供当世之好鹿潭词者参阅，藉免资料的再损失。

蒋鹿潭的时代，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时代，他的一生，恰好经过了太平天国从起义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。但他的立场是站在太平天国的对立面的，他没有直接参加有关当时的军事和政治活动，他的词里也只是从侧面写到太平天国。

《水云楼词》曼陀罗华阁刻本是他生前的自定本，并没有编年，以后的续集和诗作也没有编年，特别是其中有不少作品未曾纪年。此次撰写《年谱考略》，我将诗词之可以考出年代者，尽可能予以系年。于鹿潭的时代背景，则将太平天国活动扼要系于各年之下，以便读者了解其时代。其他史事则略而不书，以省篇幅。关于太平天国的史事部分，主要是参阅和引录了我校清史研究所编写的《中

国近代史年表》，并此志谢。

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三日，旧历癸亥正月

十一日夜十二时序于宽堂